

## 第一章 投降了

半年多的学习生活很快地结束了,华子又回到了根据地。

一天,华子把侦察到的清河镇的情况向首长们报告说:“清河驻有伪军一个营,鬼子两个小队。其中一个小队鬼子住镇里,另一个小队鬼子守火车站。”

胡将军听完华子的介绍后,说了自己的看法:“我看,派一团去把它包围起来,坚决地消灭他们。”

老军人点头表示同意,与会人员也都表示赞同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清河火车站虽然是个小站,但是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

胡将军看到华子像是有话要说,便问道:“华子,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”

华子想了想说:“我认为智取比较好,因为强攻会带来很大伤亡,还可能伤及无辜。”

胡将军笑眯眯地看着华子,目光中透露着赞许,说道:“哎,华子的这个建议好,我同意。看来,你这次学习没有白学。”

华子自揽下智取清河镇这个任务后,就为如何智取绞尽了脑汁。他在屋内苦思冥想,为没有想出好办法而苦恼。老军人见了,说:“华子,不要性急,出去散散心,多活动活动有好处。”

华子一个人在外面到处溜达,不知不觉地到了一营。只见操场上站了許多人,不知大家在干什么,华子也想看个究竟。到了跟前一看,原来是教导员在给刚俘虏的二十多个伪军上政治课呢。

他听到教导员说:“你们不要害怕,愿意留下来跟着我们打鬼子的我们欢

迎,想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。”

伪军们都表示愿意留下来跟着新四军打鬼子。看到这些伪军,华子突然来了灵感。他把教导员拉到一边小声地嘀咕一会儿。

教导员介绍说:“这是我们的侦察科长刘华同志,他有话要问你们。”

华子清了清嗓子说:“你们不要害怕,我们新四军说话算话,说放你们就放你们。不过我有事想问一问你们。”

伪军排长大着胆子问道:“长官,你有什么训示,尽管吩咐。”

华子接着刚才的话茬说道:“当前,国际国内的抗战形势,我们的教导员都给你们讲过了,我就不啰唆了。鬼子现在是朝不保夕。你们想过没有,等抗战胜利了,你们这些当过伪军的人怎么办?你们在当伪军期间多多少少的都干过坏事吧?难道你们就不想洗刷自己的罪行,为国家,也是为你们自己做一点对抗战有益的事吗?”

华子的一句话,问得他们无地自容,继而有人说道:“谁不想啊!我们也恨死日本鬼子了。”

伪军排长看了看华子,问道:“长官,你就是那个画中花吧?我认识你。”

华子点了点头。

伪军排长大声地说:“弟兄们,这位长官就是我曾跟你们说的那个画中花。他曾经在清湖惩治过我们的王团长,在临河火车站击毙日军高级特工靖上少佐。”

伪军们用敬佩的目光看着华子。伪军排长向华子深鞠一躬说:“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”

华子和五位新四军战士被反绑着,由伪军们押着,从东面向清河镇走去。

进镇以后,走在街上,伪军排长对几位“被俘”的新四军战士是连推带打,引得站岗的和路边的伪军们好不羡慕,纷纷向这位伪军排长打招呼,说一些赞美的话讨好他。伪军营长听卫兵说抓了几个新四军,就急忙跑出来。他一看到华子,真的是又恨又喜,原来他就是那个被华子惩治过的王团长,当年被华子设计陷害,差一点冤死在鬼子的宪兵队里。几年前自己就是团长了,被华子一害,只得从头干起,是白川夫人又一次把他提拔起来当了团长,可后来还是被刘华给算计了,又得从头再来,几经巴结,到现在才干到营长。

他一把抓住了华子的衣领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小子，你也有今天。”然后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心想把这个华子往山田那里一交，自己就立了奇功了，不要说是团长，就是赏个师长当当也说不定。

华子鄙视地看着他说：“你知道什么叫乐极生悲吗？”

华子猛地冲上去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向后一拧，迅速地掏出手枪，往脑袋上一顶，大声地喝道：“都别动！谁要动，我就打死他。”

王营长吓得浑身发抖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都、都把枪放下！”

伪军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蒙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乖乖地按照华子说的做。

就在这时，王营长的屋里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，华子押着王营长去接电话。华子警告说：“你放老实点，按我说的做。”

“是是是，我一定照办。”

电话里，鬼子小队长问：“王的，你们是不是抓住了几个新四军？”

华子立刻捂住送话器对王营长说：“你告诉他，是的，我们正准备给你们送过去。”

“啊，太君。是的，是的。我们正准备给太君您送过去。”王营长奴相十足地说道。

“送的，就不用了，我现在派人去把他们押过来。”

华子一听，知道自己准备智取的计划落空了。于是，他急忙命令说：“大家赶快准备，鬼子一到，立刻解决他们。记住，一定不能弄出响声。”

大家齐声回答：“是。”

华子心想先解决了这几个鬼子，再想办法消灭剩下的鬼子。

不大一会儿，一个鬼子曹长率领五个鬼子来了。鬼子一进营部，立刻被战士们给缴了械，其中有一个鬼子拼命地扣动了扳机，“叭叭”发出两声清脆的枪声。

鬼子们听到伪军营房里的枪声，感到情况不对，立刻警觉起来。

此刻，战士们正向鬼子的防地冲去，鬼子小队长见大势已去，急忙命令剩下的鬼子向车站撤退。

车站位于镇南的一块空地上，主建筑是一个两层钢筋混凝土楼房，鬼子把它当作碉堡。楼顶上架了几挺机枪，每个窗户的后面，都有射击孔。

车站的北面是一个很大的水塘,战士们不能从这儿进攻。东、西两面是月台,一片空旷,没有一点遮挡,也无法从这儿进攻。只有从南面。南面虽然离月台很近,但要冲过几股铁道,再冲上月台,人也是无处隐蔽。在没有好办法的情况下,华子只好让战士们从南面进攻。

当战士们冲上铁道时,鬼子居高临下,用机枪疯狂地扫射,打得铁道直冒金花,不少战士都中弹了。三次进攻都没有成功,十几名战士倒了下去,还有十几名战士负了伤。

华子心急如焚,但就是没有好办法。现实告诉他要保持冷静,不能这样硬来。

突然,华子身后传来“呜呜”的火车鸣笛声。原来是一列由临河开来的拉货的火车,不知不觉之中闯入了战场。当司机看到鬼子利用楼房当碉堡压制住了新四军的进攻,就产生了帮新四军一把的念头。于是,他摘掉了火车头与火车车厢连接的挂钩,开着火车头向车站奔去,他一边将火车开得慢慢的,一边鸣笛,招呼新四军赶快上车。

华子看到司机探出身体向自己招手,马上就明白了司机的用意。他立刻把手一挥,十多名战士纵身跳上火车头。华子他们把火车头当成装甲车,快到车站的时候,华子让司机向车站大量放气。十多个战士射击的射击,投弹的投弹,不一会,就把十多个鬼子给干净、彻底地消灭了。

为了防止鬼子的反扑,华子指挥着战士们把清河车站东西两边的铁轨给拆了,用拆下来的铁轨和枕木筑成堡垒。他们围绕着清河镇挖了几道战壕,修筑了坚固的工事,层层设防。华子对战士们修的工事感到满意,但还是不敢掉以轻心,他知道鬼子的反扑一定是非常疯狂的,工事一定要经得起鬼子的炮弹轰击才行。

几天来,华子带领大伙修建工事,战士们个个信心十足、摩拳擦掌,决心给鬼子以迎头痛击。华子也是疲劳至极,他躺在床上,想休息一下,但怎么也睡不着。他的心中始终在琢磨,好几天了,怎么还没有见鬼子有什么动静?一直没有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于是,华子决定什么也不想,先好好休息,等养足了精神,亲自去临河侦察一番再说。主意已定,他的大脑像是被注射了兴奋剂一样,一点睡意也没有了,干脆起来走走。

他走进了原来鬼子车站站长的卧室,这卧室布置得非常讲究。对这种日

式房间华子还是非常熟悉的，他环视了一圈，发现房子里居然还有一台交流电收音机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用。他打开一听，是好的，还能用。

华子想看看它能不能收到轻音乐，听一段音乐，放松放松，说不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他扭着旋钮，收音机里传来“叽扭叽扭”的响声。华子胡乱地转旋钮，可旋钮习惯地停留在原来鬼子常听的一个日本电台波段上。

突然，收音机里面传来一个日本男子的声音，他像是在播讣告一样：“各位听众请注意，现在有重要广播，我们的天皇要对全体日本臣民发布重要讲话。”

顿了一下，收音机里传来日本天皇的声音，像是哭腔。华子是连听带猜，终于弄明白了，原来是日本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书。

华子顿时睡意全无，兴奋地蹦了起来。他立刻飞奔到院子里，大声地喊起来：“我们胜利了！鬼子投降了，鬼子投降了！”

战士们高兴地敲响了坛坛罐罐，满大街地喊叫起来。

乡亲们一听说鬼子投降了，抗战结束了，纷纷奔走相告。消息像是长了翅膀一样，立刻传遍各个角落，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，锣鼓声、鞭炮声此起彼伏。许多人流出了喜悦的泪水，八年的屈辱成了过去，人们纷纷地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胜利。

第二天晚上，区委组织了一场军民联欢晚会，邀请华子他们参加。华子和区委的同志做了庆祝胜利的讲话以后，就开始表演节目。

区委的同志让华子首先表演一个节目。华子推辞说：“唱歌、表演我可不行，我平生最怕这个。”在场的同志们都不放过华子，一定要华子表演一个节目。

华子看到不表演一个今天晚上可能过不了关，就说：“看来你们今晚一定要赶鸭子上架，要我唱一个。好吧，我和战友们一起来个合唱行吗？”

“行啊。只要你华子唱就行，我们就想看看你这个鸭子是怎么上架的。”

华子把战友们喊上来，和大家一起唱起了《新四军军歌》：“光荣北伐武昌城下，血染着我们的姓名，孤军奋斗罗霄山上，继承了先烈的殊荣……”听着这高亢、激动人心的旋律，战士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，热血沸腾，热泪盈眶。

乡亲们看得非常高兴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要上台表演。过去在鬼子的铁

蹄下,受尽蹂躏,今天终于能够扬眉吐气了。大家都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,原先的演出次序被打乱了。你们来一场花鼓灯,我们来一段泗州戏,就连孩子们也跑上去做一个鬼脸。

华子和区委的领导们笑得是前仰后合的。

华子深知此时此刻,整个中国,乃至全世界都在沸腾。残暴的法西斯被打倒了,正义得到了伸张,人们又开始享受和平的阳光。

这时,军区的通信员飞奔而来,他把一封信递给华子说:“这是胡将军给你的信。”接着,通信员又把华子拉到一边说:“胡将军要你立刻赶到五旅去,具体的任务由张旅长给你下达。”

华子飞马来到了五旅。

张旅长拍了拍华子的肩膀说:“华子,情况紧急,我就不让你休息了。”

华子说:“我们两个就不用客气了,有什么任务?”

张旅长带着华子一边察看阵地,一边向华子介绍情况说:“这鬼子一投降,临河的伪军像是丢了魂似的,感到自己的末日就要到了。地下党的同志通过做工作,说服了这些伪军。他们同意向我们无条件投降。谁知这时,三战区来了个姓余的女副官,她拿着委任状,把这些伪军给全部收编了。当我们了解了情况以后,就决定武装解决这些伪军,决定让二十七团负责攻打,三营从正面主攻。可没想到,当三营的一个连攻到前面那片开阔地时,突然,密集的炮弹如雨点一般,呼啸而下,造成很大伤亡,我只能命令他们停止进攻。地下党的同志来报告说,那个姓余的女副官,竟然能够调动鬼子的那个山炮大队。这个山炮大队就驻防在南山上。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,只好把你给请来。”

华子说:“我明白了,你是想让我去侦察侦察,把这个山炮大队的情况搞清楚,好把这个山炮大队给解决了,对吧?”

张旅长笑着对华子说:“对对对,你华子太了解我了。”

华子也开玩笑地说:“就你那么一点点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吗?”

张旅长对准华子的胸膛就是一拳说:“快去给我想办法。”

## 第二章 上草山

华子和几个战士着便装进入临河，来到张大娘的小饭馆里吃早餐。华子乐呵呵地走上前说：“大娘，你好啊！”

张大娘一看到华子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她放下手中的活计，揉了揉眼睛再一看，真的是华子。大娘拉着华子高兴地说：“华子，真的是你呀，我还以为我人老眼花，认错人了呢！”

“没有错，是我。”

大娘一把抹去脸上那高兴的泪水说：“我听好多人说你早已牺牲了，大娘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

这时战士们也围了过来，一个战士说：“大娘啊，我们都给科长开了几次追悼会了，可就是送不走他，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不收他，说他没有干好自己的工作，就又让他回来了。”大家一阵哈哈大笑。

华子向大娘解释说：“这些都是我的战友，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。”

大娘急忙招呼说：“大家快坐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”

华子说：“大娘，我来给您打下手。”

大娘推开华子说：“你可是打鬼子的英雄，我可用不起你呀。”

大娘边做饭边问：“现在，鬼子已经投降了，你们为什么还不进城呢？”

“鬼子是向我们投降了，可就在两天前，国民党把这些伪军给收编了，这些伪军以国军的名义维持治安，把我们挡在城外。”

大娘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说：“怪不得呢？两天前，这些鬼变子和狗汉奸们一个个还垂头丧气的，像丧家犬一样，可昨天起突然又神气起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，有人收留了他们，他们又能为别人看家护院了。”

大娘又担心地问道：“那如果你们要进城的话，不就和他们打起来了么？”

“是啊，所以我们才进城来解决这个问题呀。”

大娘不解地问：“难道你们打不过这些伪军吗？”

“我们不是打不过他们，而是不愿再动刀兵。”

吃完早饭后，华子对大家说：“你们就在大娘这儿休息，我和小李去日军警备司令部，会会这个山田大佐。”

大娘在旁边听到后急忙过来说：“华子，你把人都带去。”

华子纳闷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忘了，就是这个该死的山田，过去差一点把你给整死了。你这次去狠狠地揍他一顿。”

华子笑着说：“大娘啊，他们是鬼子，而且已经投降了。我们要是和他们一样的话，那我们不也成鬼子了吗？”

大娘不服气地说：“你这个小东西，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连你自己都不愿意报仇，我还管你干吗？”

鬼子的宪兵司令部门前，有几个伪军在给他们站岗。华子身着中山装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。两个伪军拦住了华子的去路。华子停了下来，用日语和他们两个说了几句。两个伪军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于是，华子大声地说：“我是来找山田有要事的，如果误了我的事，我非宰了你们两个不可。”

两个伪军给吓住了，再一看，眼前的这个人气度不凡，咄咄逼人，对这里又这么熟悉，肯定来头不小，就没有敢再吭声。华子直奔山田的办公室。

华子走进山田的办公室。山田一看，先是一惊，继而急忙站起身走过来说：“刘华君，请坐。”华子也不客气，就坐了下来。山田又急忙给华子倒茶。

华子接过茶问：“山田君，你还好吗？”

山田十分尴尬地回答：“还好，还好。”

华子递给山田一根香烟说：“给，尝尝我们根据地生产的香烟。”

山田接过香烟自嘲地笑着说：“刘华君，你看这个世道是真的太有意思了，过去我是一心想要铲除你们的根据地，当然也包括铲除你们的这个烟厂。没有想到的是，现在，我们俩竟然坐在这里，抽着你们根据地生产的香烟，品



着我们日本的茶。”

他们俩哈哈大笑以后，又各自抽烟喝茶。此刻，山田的心里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，就说：“刘华君，我相信你不会是来和我抽烟品茶的吧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“你就开门见山吧。”

华子又品了一口茶说：“我想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。”

“你找到这里来到底要干什么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华子紧盯着山田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就算没有接到你的上级给你的命令，也应该听了你们天皇在广播里宣读的无条件投降诏书了吧？”

山田无奈地说：“我既听了我们天皇的无条件投降诏书，也接到了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下的无条件投降的命令。”

“那你们在南山的炮兵大队为什么还敢用炮火支援伪军呢？”

山田在做思想斗争，顿了一下，又拿出日本武士的精神来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刘华君，虽然你们是胜利者，我们是失败者，但我有权利保持沉默。”

“我来只是想搞清楚，你是不是已经向你的炮兵大队下了放下武器的命令。如果你还没有向他们下命令，责任在你。如果你已经下了命令，他们不执行，那就不是你的事了。对他们，我们就不按照战俘和日本侨民来对待了。”

城南前线华中军区五旅的阵地上，华子向张旅长报告说：“报告旅长，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了。”

张旅长把一茶缸水递给华子说：“先喝一点水再慢慢说。”

华子把水一饮而尽后说：“鬼子的这个山炮大队是几天前才从华北战场上撤下来到这里休整的。他们已经被八路军给打残了，全大队只有十二门炮还可以用。这个山炮大队本来就不归山田节制，但山田说他还是给这个山炮大队下了无条件投降命令。”

张旅长不解地问：“那他们为什么还帮助伪军炮击我们呢？”

华子继续说：“山田告诉我，这个山炮大队本来已经同意放下武器，后来有人找到他们，请他们帮忙，来人可以说是软硬兼施，用尽了手段。于是就出现了伪军仗着有炮火支援，硬是把你们阻在城外。”

张旅长说：“那你没有问一问他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”

“我怎么能不问呢？我问他时，他面露难色欲言又止，我想他一定是有难言之隐。我就再三地逼问他，他说，华子，我们是老相识了，我说过不能说的话，就一定不会说出去的，这一点你应该明白。就算你现在就把我杀了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如果你不信，你现在就掏枪试一试？”

张旅长想了想说：“这个人一定是被那个余副官给说动了，做通了鬼子的山炮大队的工作，所以鬼子的炮兵才帮助汉奸来打我们的。”

大家都在心里默认旅长说得对，可眼下应该怎么办呢？

二十七团的宋团长说：“那我们就只有强攻，拿下鬼子的这个炮兵阵地。”

华子一听急忙制止宋团长说：“不能来硬的，不要说你这样干把握性不大，就算你攻下来了，那我们的伤亡也一定会很大。鬼子的这个炮兵阵地是在后面城边的南山上，要攻打鬼子的炮兵阵地就必须拿下前面的伪军阵地，两天前我们在攻打这个伪军阵地时，不是被鬼子的炮火给压制住了吗？如果硬来的话，那我们一定会付出巨大的伤亡，还未必见效。”

张旅长听出了华子的话音，就郑重地问华子：“华子，你一定有什么办法了，就把你的想法说出来，让大家听听。”

华子走到地图前说：“你们看，鬼子的这个炮兵阵地就设在城边的南山坡上，它的南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飞机跑道，机场的南面是草山，草山的南面是伪军的防御阵地，中间隔着一片开阔地与我军对峙。从前天鬼子的炮火支援情况看，鬼子一定是把炮兵观察所设在这个草山上，所以对我军的进攻情况了如指掌，才能及时开炮，才能够打得准。”

张旅长问：“华子，你准备怎么干？”

“我们只有打掉鬼子的这个观察所，挖掉鬼子炮兵的这双眼睛，使鬼子的炮兵成为瞎子，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组织有效的炮火了。”

宋团长把大腿一拍说：“对呀！华子说得对！”

张旅长也赞同华子的说法，问道：“华子，你要带多少人才能搞掉鬼子的这个炮兵观察所。是一个排，还是一个连？”

“既然是智取就不需要太多的人，那你就给我一个班吧。我带这个班乘夜色潜伏过去。当然了，这需要宋团长做一些佯攻配合我们。”

宋团长一拍大腿说：“绝对没问题，全听你的。”

深夜,张旅长问:“华子,都准备好了吗?现在就开始了。”

华子说:“准备好了。宋团长,记住明天上午九点整,你让战士们在阵地的东南角,胡乱地打点射,以吸引鬼子的观察所注意。还有,如果九点时没有阳光,你就等云彩过去,再让战士们打点射。”

宋团长说:“知道了,你就放心吧,一切都按你说的做。”

张旅长说:“开始。”

顿时,我军阵地上是枪炮声齐鸣,喊杀声震天。伪军们一个个急忙从掩体中爬出来,拼命地乱开枪。

鬼子的炮兵观察所里的侦察兵,也在手忙脚乱地捕抓目标。他们找了一会儿,却始终没有办法捕抓住目标。因为,新四军是大面积分散兵力,无次序地进攻,没有一处是集中冲锋的。

失去鬼子的炮火支援,伪军的阻击就显得软弱多了,但是他们还是拼命地阻击。当他们看到新四军没有能够攻上来,就认为他们自己能够单独地打退新四军的进攻,于是,就失去了警惕。

华子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在宋团长他们的掩护下,正迅速地秘密地通过开阔地。刚接近伪军的战壕时,突然被伪军们发现了,伪军们乱作一团,拼命抵抗,铺天盖地的子弹呼啸而至。华子和战士们急忙将身上所有的手榴弹全部投入伪军的战壕内,炸得敌人抬不起头,终于在伪军的阵地上撕开了一个缺口,华子和战士们奋勇地冲了上去。一场肉搏战开始了。消灭了阵地上的守敌之后,华子他们不敢恋战,迅速地通过伪军这个阵地向草山奔去。到了草山边,华子一清点人数,十二个战士过来六个,华子的内心非常难过。

他们刚刚通过伪军阵地,两边的伪军又立刻把这个缺口给封住了。一个伪军营长走过来问:“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”

伪军排长急忙回答:“刚才新四军冲上来十几个人,被我们给打得死的死,逃的逃。”

营长高兴地说:“你们是好样的,我要为你们请功。”

一个伪军班长插嘴说:“报告长官,有几个新四军冲了过去。”

营长一听就过去几个新四军,就说:“放几个新四军也没有关系,就凭他们几个掀不起什么大浪。明天我犒劳你们,酒肉管够。”

### 第三章 智取炮阵

刚立过秋的早晨,天亮得很早,还不到上午八点,太阳就已经升到了半空中。阳光照在人们的身上,火辣辣的,热得让人难以忍受,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老虎。华子和战士们在山坡上趴了很久了,他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仰视着草山的小树林和灌木丛,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服,可他们还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前方。

眼看着就快要到九点钟了,突然,一片乌云飘了过来遮住了太阳。华子在心里说:“云儿,你早一点来多好啊,也让我们少受一点罪。”

虽然没有了太阳,但天气闷热,华子他们还是汗流浹背的。九点钟刚过,乌云全部飘走了,太阳又露出了笑脸,阳光依然是火辣辣的。这时,我军的阵地上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,紧接着伪军们也开始还击,枪声响成一片。

华子和战士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小树林和灌木丛。华子感到有一道光线一闪,就不见了,大声地问大伙:“你们看到那道光线是从哪儿照出来的吗?”

大伙说:“我们感觉有一道光线一闪,没有看清楚。”

当山下枪声大作时,鬼子以为新四军又开始进攻了,急忙捕抓目标。他们通过炮队镜发现,山下只有枪声,没有新四军的进攻部队。他们知道新四军不会这么傻,前几天刚吃了亏,怎么能还走以前的老路呢?新四军一定会想别的办法的,他们静静地等待,就不再测量坐标了。

可是,就在鬼子捕抓目标时,炮队镜一转动,太阳光照在镜面上,瞬间闪了一道光。鬼子以为自己的炮队镜有潜望镜,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可是这时候

太阳在半空中,华子他们在鬼子前方的山坡下。鬼子是由西向东转动炮队镜,由于在转动炮队镜时,太阳光正好照在炮队镜上发生反光,这一道反光正好扫过华子他们。可惜华子他们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这个反射光源的具体位置。

宋团长按照和华子商量好的办法,继续胡乱地打点射。可是鬼子的观察所却毫无动静。此刻华子是心急如焚。他知道自己这个计划如果不能成功的话,就会给部队造成重大的损失。怎么办呢?他狠狠地往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下,可就他这一拍,正好拍到自己裤兜里的小镜子上。他立刻兴奋起来,急忙掏出小镜子,心里说:“这帮狗杂种,你们不是不动嘛,我非让你们动起来不可。”

华子把小镜子交给自己身边的战士小李说:“你把这个小镜子斜对着太阳,让小镜子的反光照在前面的那个地方。”华子又给小李指了指大致的方向,接着又补充道,“你只要迅速地闪几下,一定要快,听清楚了吗?”

“科长,您就放心吧。”

在华子举起望远镜的同时,小李将小镜子对准东面上方,让太阳光正好反射到华子指的地方,迅速地闪了几下。华子从望远镜里仔细地观察对方的动静。小镜子的反光在对面的灌木丛和小树林中,像闪电一样,瞬间闪了几下。鬼子们吓了一跳,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,还以为是新四军的望远镜反射的光呢,立刻乱了起来,慌忙地查找原因。

鬼子们的行动让华子看在眼里,心想,再狡猾的狐狸,也逃不过我老猎人的眼睛。华子心里非常清楚,这里有炮队镜说明这里就一定是鬼子的主观观察所,那么鬼子的侧观察所就一定是在鬼子主观观察所的右面,也就是西面的二百米左右的某个地方。华子举起望远镜耐心地、仔细地寻找起来。很快,华子发现了鬼子的侧观察所有了动静,仔细一看鬼子的观察所只有两个鬼子。此刻华子的心中有了消灭鬼子侧观察所的计划。

华子小声地对大家说:“同志们,小心点,跟我走。记住,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两个鬼子。”他看到战士们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的,似乎有点担心的样子,就安慰大家说,“你们放心吧,鬼子的炮兵侦察兵是没有枪的,我们只要不让他们喊叫起来就行了。还有我们也不能弄出大的响动来,以免被主观观察所里的鬼子们发现。”

华子带领战士们绕到鬼子侧观察所的背后。两个鬼子正在向外观察。华子从后面趁其不备猛地冲上去，一把按住其中一个鬼子，一边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喊叫，一边用日语说：“你老实一点，不然我要你的命。”鬼子乖乖地点了点头。同时两名战士也制服了另外一个鬼子。

华子审问两个鬼子说：“你们俩要老实交代，如果有一句假话，立刻死了死了的。”

“我们一定老实交代。”

“你们的主观察所有几个鬼子？”

“有、有、有四个。”

华子把那个比较老实一点的鬼子拉到一边说：“你按我说的做，我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。”

“只要您不杀我们，您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”

华子穿上鬼子衣服，让鬼子按照自己说的去做。

这个鬼子摇响电话，主观察所的鬼子队长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报告长官，我们这边的方向盘被摔坏了，请你赶快派人把那个备用的方向盘送过来。”

“你们两个浑蛋，是干什么吃的！”鬼子队长放下电话，心里在嘀咕，半信半疑的，立刻跑到一块大岩石上向这边张望。华子从三脚架上取下方向盘后，站在一个明显的地方，举起手中的方向盘晃了几晃，好让鬼子队长瞧瞧。

鬼子队长打电话过来说：“真是些废物，你们等着，马上就给你们送过去。”

一个鬼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，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。送方向盘的鬼子到了近前，华子背对着他，看到另一个鬼子表情很正常，就没有起疑心，到了华子背后把身上背着的方向盘取了下来说：“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”

华子猛地一转身把他按在地上，还没等鬼子反应过来，已被堵上了嘴巴，捆了个结结实实的。

华子和另两名战士化装成鬼子，来到鬼子的主观察所，在其他四名战士的帮助下没费吹灰之力，就迅速地制服了主观察所的三个鬼子。

华子一本正经地给鬼子们上课说：“你们的天皇早下了无条件投降诏书，可你们不但没有放下武器，竟然还在帮助伪军屠杀我新四军指战员。我们许

多优秀的新四军战士,在这抗战已经完全胜利的时候,却倒在你们的炮火之下。我们现在就是活剐了你们都不为过。”

五个鬼子只顾“嗨嗨”的。华子在给他们上了一堂政治课之后,又从他们五个之中,挑选出三个似乎真的有悔罪表现的鬼子,继续给他们三个上课。

华子说:“你们已经犯了滔天大罪,现在只有靠你们自己的行为来给自己赎罪了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们和你们的长官的生命安全。”

三个鬼子急忙说:“我们一定赎罪,我们也愿意赎罪。你们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,我们只是想早日回到我们日本的家里去。”

华子说:“这样就很好嘛,只要你们听我的命令,什么都好说。”

三个鬼子齐声说道:“嗨!”

华子命令道:“我现在就命令你们,把下面的伪军阵地上的碉堡,由西向东分别为一号目标、二号目标、三号目标……都给我测出坐标来,并计算出开始诸元,明白吗?”

“明白。”

两个战士押着一个鬼子去了侧观察所。

不一会儿,开始诸元全部计算出来了,华子看后多多少少有点不放心,这三个鬼子会不会成心捣乱呢?华子没有十分的把握。突然,华子抓起地上的那张一比五万的军用地图,心想我自己为什么不用最直接的办法,来匡算一下呢?华子把指挥尺卡在地图上仔细地量了起来,华子的估计和这三个鬼子的计算差不多。就算退一步,计算有一点误差,也不至于差出三四公分把炮弹打到我军的阵地上去。

小李看出了华子的意思,就把华子拉到一边说:“科长,你可要想清楚了,万一这三个鬼子给我们耍了一个心眼,把炮弹打到我军的阵地上,给我们造成重大的损失的话,你就成了千古罪人了。胡将军非枪毙了你不可。”

“我感觉不会的。我在抗大学习期间,也学过炮兵射击教程,虽然只学了一点皮毛,但我用这一比五万的地图,就是笨量也不会差出一公里去。在这张地图上要是差一公里就是差两公分。我相信我自己怎么量也不会差出两公分去,你就放心吧。还有,现在战场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,机不可失时不再来。就这样吧,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。”

华子问三个鬼子说:“你们能学着你们长官的样子向你们的炮兵阵地下

口令吗？”

三个鬼子相互看了看。一个鬼子说：“也许可以，我和我们的长官是老乡，我就学着他的声音向炮兵阵地下口令试一试。”

华子一拍他的肩膀，给他打气说：“大胆一点，不用怕，你一定能行。”

华子摇通电话后把话筒递给他：“开始吧。”

鬼子学着他们长官的样子开始给炮兵阵地下口令说：“全炮注意，目标——基准射向，坐标方位角，28——08，表尺——268，二号装药，瞬发引信，放！”

滨淮酒楼内，身着国军将军服的吴将军正春风满面，得意扬扬，俨然要以主人的身份大摆宴席，宴请余副官。余副官在众人的簇拥下步入滨淮饭店。今天的余副官，可谓是光彩照人，惊艳四座。大家如众星捧月一般，把她拥进上座。她的目光里满是高傲，满是自豪，满是对其他人的不屑一顾。

酒喝了一会儿，吴将军又一次端起酒杯敬余副官说：“余副官，我敬您，请您以后在顾长官面前多多地替我美言几句。当和平军，也是事出无奈，奉命行事。”

余副官冷冷地问道：“怎么个奉命法？”

吴将军为自己辩解说：“当年我也是率部参加台儿庄大战的，在取得台儿庄大捷之后，我们也是欢欣鼓舞。可是，日军大本营为了雪耻，从日本国内和华北抽调重兵，包围徐州地区。可徐州地区的五十万国军仍然沉浸在欢庆之中，毫无知觉。就在鬼子即将合拢包围圈之时，五十万国军精锐慌忙撤向武汉。我们部队负责殿后，后来又无法通过黄泛区，没有能够撤到武汉去。最后，被鬼子包围，在万般无奈之下，当了和平军。当时我给上级发电报向长官请示，长官可是同意了。现在我们不是又归队了吗？”

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。

吴将军又补充说：“这七八年来，我就是连做梦都想回到国军里。只要一听说有重庆方面的来人，我就马上和他联系，我确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。”

余副官笑着说：“现在就这样吧，有机会我一定会在顾长官面前替你美言的。你要知道这里是南京西面的门户，等国府还都南京以后，这里的地位会更加重要，负有拱卫南京之责，需要一位虎将来镇守。”



一位长者插话说：“今天是专门请余副官的，我们就不要谈其他的事了吧。我们今天来只为一睹余副官您这位巾帼英雄的芳容。”

在座的人都跟着附和起来，争着奉承余副官。就在他们高谈阔论之时，突然，城南传来隆隆的炮声。

吴将军急忙问部下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我这就去打电话问一问。”

那位长者又说：“来来来，我们继续喝酒，不要让这炮声打扰了我们的酒兴。我想，这一定又是新四军在向我们进攻了，我相信我们再喝几杯酒之后，就会传来我军胜利的消息的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那位出去打电话的军官回来说：“城南没有人接电话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他这一说，大家便觉得这炮声和枪声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。吴将军安慰大家说：“诸位请放心，不会有什么大事的，来，大家继续喝酒。”

此刻他们再也无心去品评这些琼浆美食了。大家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一边继续喝酒吃菜，等待消息。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到了他们该散席的时候了，可他们却丝毫没有要离开意思。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。在座人的心里全都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，甚至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就在这时，镇守城南的伪军军官狼狈地跑进来报告说：“城南丢了，新四军已经打到了城边。”

余副官不解地问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伪军军官结结巴巴地报告说：“我从一个逃回的日军炮兵侦察兵口中得知，新四军里一个叫刘华的侦察科长，带领几个人，智取了日军的炮兵指挥所，冒充引导日军炮兵阵地的炮兵，向我们的碉堡和工事一阵狂轰。等我和日军炮兵阵地联系上了的时候，对面的新四军又趁势发动猛攻，我们立刻溃败了下来。”

余副官一听，气得五官都挪了地方。她把杏眼一睁大骂道：“你们和鬼子都是饭桶，一群废物。”她骂累了以后，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，忙问，“你刚才说新四军的那位侦察科长叫刘华，是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